

資治通鑑

冊  
丰

書法通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李楷固獻契丹之俘也含樞殿蓋在三陽宮

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鈐其廉翻賜

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召公卿謂將帥合宴也

舉觴屬仁傑曰

屬之欲翻

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

將帥

上即亮翻下所類翻

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戊寅車駕還

宮

自二陽宮還洛陽宮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爲成均祭酒錫

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

涼州圍昌松

吐從噉入聲將即亮翻昌松縣即漢武威郡蒼松縣呂光改爲昌松

隴右諸軍大

使唐休璟與戰於港源谷

使疏吏翻環居永翻

麴莽布支兵甲鮮

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旣死

諸論死見上卷聖曆二年

麴莽布支新

爲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

破之乃被甲先陷陳

易以鼓翻爲于僞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

六戰皆捷吐蕃

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還音旋又如字

司

府少卿楊元亨

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爲司府寺

尙食奉御楊元禧皆弘

武之子也

楊弘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

元禧嘗忤張易之

忤五故翻

易之

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

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

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馬何羅爲

逆於漢武之時而馬援貴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併弃其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庚戌以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使擊

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

以助其功尼女夷翻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時掌翻

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翻制過宮闕功不使鬼

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

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誑戶卦翻里陌動有經坊

闐闐亦立精舍崔豹古今注闐市垣闐市門闐戶關翻闐戶對翻化誘所急切於

官徵誘音西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

無限施式鼓翻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用太宗詔中語列刹盈衢無

救危亡之禍刹初鐙翻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

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敷

又翻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

為主釋氏謂佛為如來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

節比毗至翻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

難將何以救之難乃日翻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

遂罷其役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

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

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

為所敗剽兀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眾

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降戶

江翻誘音西遂俘其眾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

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好呼到翻爭讀曰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

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

之

韃苦貢翻

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

其拜

見賢遍翻

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

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

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

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

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

后曰欲用爲將相

將即亮翻相悉亮翻

仁傑對曰文學縕藉

縕於問翻

藉慈夜翻

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

犖呂角翻

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

柬之爲洛州司馬

自大州長史進神州司馬故曰擢

數日又問仁傑對

曰前薦柬之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

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

相

卒子恤翻

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

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

監古銜翻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所縣

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之桓

彥範敬暉崔玄暉袁恕己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

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

擊懸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

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遞不測其由袁恕己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

家事乎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恕己

桓彥範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

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

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

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閑之處敘公

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

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敘其言言猶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

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

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

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既誅袁

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

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爲所譖俱遭流竄

所期與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

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

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爲宰相豈待五年之

後須柬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

云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謫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

舉東之彥範暉三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

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說皆本此

仁傑曰薦賢為

國非為私也

為干偽翻下為之同

初仁傑為魏州刺史

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

年

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

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

史言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

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

關道大摠管以備突厥

蕭關在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

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厥九勿翻

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

一月為正月

以十一月為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以十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

赦天

下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

臺侍郎同平章事

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尚書右丞鸞臺明下

安石津之孫也

津韋

死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

面折之

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

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

之

賈音古勞力到翻

同列皆歎服

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乃真宰相非

吾屬所及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

去

厥九勿翻

時屠禁尚未解

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

鳳閣舍人全節

崔融上言

鳳閣中書全節縣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

名全節上時掌翻

以爲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

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

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爲生日戮一人終不

能絕但資恐喝

喝呼葛翻

徒長姦欺

長知兩翻

爲政者苟順月令

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復扶又翻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

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

見賢

遍翻改元大足

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

羅墻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卽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卽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鸞臺門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邢州天寶改曰堯山縣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

釋之流循州

舊志循州至東都四千八百里選須絹翻

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

俱下司刑獄

下選嫁翻

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制獄旣繁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以上官之下獄者

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

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

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

帥讀曰率殿

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

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

詔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爲于僞翻下同 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

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

參取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求禮颺言曰

孔安國曰大言而凡物反常皆爲妖妖於此鼎足非其人

疾曰颺賜余章翻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愀七夏五

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

大摠管以備突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

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嘉興置海昌都尉六月庚申以夏官

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

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迥戶頃翻

媵以證翻

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奔之無子二淫佚三不

事舅姑四口舌五竊盜六妬忌七惡疾何遽如是迴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

乃違忤顏色養余亮翻忤五故翻安敢留也竟出之秋七月甲

戌太后還宮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八月

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

相悉亮翻帥所類翻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丙寅武邑人蘇

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先聖

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恆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推吐雷翻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

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日與

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離力

翻智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

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

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

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  
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承

陛下之蔭覆

覆敷又翻

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

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

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

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

皇家斯為美矣

屏卑鄧翻

疏奏太后召見

見賢遍翻

賜食慰諭而

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

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直重

龍翻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

考異曰重潤

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婿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

延基承嗣

之子也

承嗣太后之姪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

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

下改元改元長安

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長安東內

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

暉

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

惡烏路翻

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

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

唐吏部四司令史八十八人

此欲盛為姦貪耳

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復扶又翻又如字

仍賜綵七十

段

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匹縵四疋

以主客郎

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

唐主客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

聘之事屬禮部使疎吏翻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

先悉薦翻

突

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

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

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磧七

迹

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

又復翻

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收率者收

民而率其耕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夏戶

雅翻被皮義翻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

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日射長垛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入中院為上入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日騎射

發而並上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總不中為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及不中為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為次

上雖中而不中者為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大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

日舉重謂翹關率以五次上為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

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曲縣有石嶺關其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

地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

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

度使疏吏翻恆戶登翻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嫪

檀防禦

爲翻

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五月壬申

蘇安恆復上疏曰

復扶又翻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

下也

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

今太子追迴

謂召廬陵王自房陵回復爲太子

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

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

命以謁大帝墳陵

高宗稱天皇大帝

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

鍾鳴漏盡

魏田豫告老曰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罪人也

臣愚以爲天意人

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

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言不顧其死而上疏

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

太后亦不之罪

乙未以相王爲并州牧

充安北道行軍元帥

帥所類翻

以魏元忠爲之副六月

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

之

又翻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